

# 打磨出历史的光泽

■北 乔

《长征》中，他采用了大量的电报。对电报这样的资料如此重视和偏爱，这在以往的纪实文学中并不多见，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王树增重视文献的真实性，而不是其知名度。

为了写《长征》，他差不多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，仅笔记就做了240多万字，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他翻破了。数年的时间里，他家里几乎成了“长征作战室”，墙上、地上铺满了地图，他不仅找到许多老军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，还身临战斗的遗迹和早已精简整理的部队进行寻访，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。为了写作《长征》，他还几度行走长征路，采访了上百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，记录了许多长征途中的真实故事。写作《抗日战争》，他用长达7年的时间研读史料、走访人物、勘察史迹，收集了大量资料。《抗日战争》第一卷正文546页，注释就多达860多条。

在《朝鲜战争》中，他花费大量笔墨让人们真切地了解那场战争，尤其是战场上的种种惨烈场景。从他的叙述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普通士兵的爱。他力图以他的讲述让我们记住这一段民族的往事，记住那些最为普通的士兵。写作《长征》，他就是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长征的重要意义，见证长征的心路历程。他的着力点在探究红军战士是怎样寻找支撑自己生命、能够更有力量走下去的动力源泉和精神

源泉。他的敬畏之心无时无刻不闪现于文本之中，流动于字里行间。

原本浩繁如烟的历史，因为时间的洗刷、叙述的选择，几乎成为风云人物和大事件的集散地。的确，风云人物许多时候改变了历史，大事件也理所当然地是历史的骨架。但不能因此就淹没小人物小事件，如同参天大树，躯干固然显现，而枝叶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从技术层面而言，选取大人物大事件是研究历史、创作历史纪实文学的捷径，便于操作，容易得到称赞。将笔触及小人物、小事情，难度相当大。这也许就是长久以来历史研究和创作紧盯大人物、大事件不放的原因。王树增同样对大历史倍感兴趣，对于大人物、大事件的热情也相当高。他曾说：“对曾经发生在历史进程中关乎民族、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人与事有高度的敏锐性，能够对这些人其事做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评判，并用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，鲜明而具有责任感地对人物和事件与读者一起做出饶有趣味的、富于思辨意义的解读。”其实，王树增的历史纪实文学创作最鲜亮的光芒并不在此，我以为，王树增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回到历史的本源，敏锐而满怀深情地打磨历史的细节。

我们应当承认，真实历史不仅内含科学理性的成分，也具有艺术想象审美的维度。若停留或固囿于科学理性的层面，不延伸至艺术体验、情趣、想象和价值意义等多重层面，就不能通达真实的历史，也无法再现历史这样一个多面向的综合体。一位成熟的历史题材纪

实文学作家不仅应具有哲学家逻辑思维明晰性，而且要具备艺术家天才般的想象力。所以，现代意义上的诗性历史对纪实文学作家在才、学和识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，走向真实的历史亦需要叙述者的不断发现与打磨。

王树增对戏剧有精深的研究，具有相当水准的美学和文学、艺术等综合性素养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从军多年，对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研究也有一定的涉足。王树增似乎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，但他在众多方面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水平，而且也比较均衡。这正是真实的历史所呼唤的发现者和讲述者。

如果以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创作品格，这就是，“以文学的手法创作历史题材性的作品”。当王树增找到了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点时，他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。他有学家的严谨和学识，又具备文学家的才情，这使得他的作品内蕴历史厚重的朴实，外显文学飞扬的诗性。这似乎也是许多纪实文学抑或报告文学创作所欠缺的。

相对而言，《1901年》是一部文体较为单一的作品，基本是以散文体为主，而《朝鲜战争》《长征》《抗日战争》已经是成熟的跨文体写作，将多种文体进行艺术性的糅合。从大体上说，如果不考虑真实的历史，仅从叙述手法上来说，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三部长篇小说。因而，便有了王树增“以小说的方法写历史”之语说。我更愿意做如下的表述：王树增将历史文献、人物和事件以文学的手法进行营构，内核是历史，纹理为文学。

“二梅”也好、“水生嫂”也罢，都是抗日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一个缩影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中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挺起胸膛站了起来，他们打破了身上的枷锁，翻了身，成为自己新生活的主人。正是这种解放和新生，赋予了革命根据地蓬勃向上的朝气和生命力。在一片根据地背后，是无数个“二梅”和“水生嫂”一样的革命群众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他们看到自己面前新生活的希望后，为了捍卫这种希望，就产生了必胜的革命信念和无畏的革命热情。从这些群众中，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。

十四年抗战就是一所大学校，无数人在这里战斗、成长，他们的身体、鲜血、筋骨、灵魂都永远留在了这里，滋养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。正是在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，我们的人民展现出了不畏牺牲的民族风骨、汇聚了万众一心的民族力量、激发了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、诠释了宁折不弯的民族品格。也正是因为这些，共产党人才敢教日月换新天，敢向神州竞自由。

当我们打开这部作品，让白洋淀的故事在身边静静地流淌，仿佛也回到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，看着如诗如画的一方苇塘。在那水天相接处，我们的眼中会映入一个个熟悉的身影，他们欢声笑语，泛舟采菱，将自己的故事编成歌谣，唱给每一个过往的人听。



## 新书评介

书海淘金，撷取珠玑

因为策划再版红色经典《志愿军一日》，我与凌行正老人成了“忘年交”。我没有想到，当年奋战在朝鲜战争前线的他被临时抽调回国，参加了《解放军文艺》组织的《志愿军一日》征文的编辑工作。而对当年的他来说，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自己竟然成长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。其间，他创作出版了诗集《高原短歌》《洛桑丹增颂》、散文集《关山情》《江河赋》《神圣的珊瑚礁：南沙记行》等著作，成为“左手编辑、右手创作”的著名军事出版家。

更令我钦佩不已的是，退休后，他依然笔耕不辍，比青年时代更富有创作激情，又陆续创作出版了散文作品集《岁月留痕》《戎行风景》《初踏疆场》《铁血记忆》《感念西藏》《追忆黎澍》和长篇小说《九号干休所》。2021年，鲐背之年的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战士和故乡》。今年，他将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短诗集合起来，汇编成《心中的歌》出版了，并嘱咐我写点评论文字。手捧他亲笔签名的诗集，我立即想起古人曹操的诗歌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

凌行正1930年8月出生，河南省潢川县人。1949年高中毕业后，他背上背包，换上草鞋，伴随着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参加了革命，踏上了疆场。因为少年时代就酷爱古代边塞诗，无论是在解放战争的衡宝战役、广西战役战场上，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金城反击战的炮火中，古代战争诗歌的韵律一直伴随着他战斗的青春，鼓舞着他战斗的激情。他扛着钢枪、背着米袋子、拎着水壶，在烈日下、在风雨中体会到了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艰苦和乐；在艰苦的行军征途中、在向死而生的激烈战斗中体味到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奉献和牺牲。正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，他的人生和精神得到了升华，他也不再满足于背诵这些古人的诗句来鼓励自己和战友们的斗志了，开始在坑道里、在充满焦糊味的残垣断壁旁、在敌机轰炸的间隙，拿起笔来写自己心中的诗，后来给《志愿军》报和《解放军报》投了不少稿件。

诗歌是想象的艺术。1957年4月，凌行正第一次在《解放军报》发表了自己的诗歌。在这首题为《琴》的小诗中，他把哨棚附近“爬过山岭”的电话线比喻成“琴弦”。他这么写道：“我们的生活是一首美好的歌/你就是伴奏这支歌曲的琴/在弦上跳出的每一个音响/都显示生活的节奏在行进。”诗歌是抒情的艺术。1958年7月，他奉命随部队离开朝鲜战场回国，在登上火车站台上的朝鲜乡亲们挥泪告别时，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《纪念雪》。诗歌中，他饱含深情地写道：“当西部战线推过津浦江/我们吃完最后一块干粮/阿玛妮在坍塌的屋檐下/炒出一罐黄豆送到我们伙房/当我们在金城川畔中了流弹/阿玛妮撕破长裙为我裹伤/我一直珍藏着这片裙布/这银光闪闪的纪念章上/镌刻着你两国儿子的形象……”这首诗后来收入由郭沫若题作序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志愿军诗一百首》中。

诗言志。从朝鲜回国后，凌行正鞍马未下，征尘未洗，便随部队开赴西藏高原。在草原上、在雪山下、在牦牛帐篷中、在冰河边，凌行正的诗情再次被这片神秘、神奇的土地所吸引、所点燃。他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中国文学（法文版）》《奔腾》等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《雪山下》《吃干粮》《燃烧牛粪的地方》《彭措湖，我的镜子》《一把青稞》等大量诗歌作品。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文学表现的主体是人。作为一名军旅诗人，凌行正始终把自己的感情聚焦于士兵、笔端对准军营，他的文字是高亢的、激昂的、铁血的，同时又是先进的、明快的、诗意的。

他1961年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第9期的诗作《一壶水》，写的是一队跋涉于边境雪山的巡逻兵突遭暴风雪的袭击，一位年轻的战士因高原反应病倒了，呻吟着要喝一口水。可这时，大家的“水壶冻成了秤砣了”，一滴水也倒不出来。在茫茫雪山，到哪里去找到一根毛茛、一块炭屑，取一丝丝热气来融化冰给战友服药

# 战斗的青春诗化的人生

——读凌行正诗集《心中的歌》

■丁晓平

呢？在这紧急关头，诗人笔锋一转，写下了生命的最强音：“班长握着水壶/突声压倒风暴！”他迅速解开大衣/塞进滚烫的胸膛/胸前炉火起/火焰熊熊照天烧！/十二个战士十二颗心/十二万吨高级燃料/冰，化了/水，热了……“我相信读到十年，穿越50年的时空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诗人热烈的心跳，我们的眼睛怎能不被这样带着感情的诗句打湿？仿佛那冰疙瘩般的水壶也贴在了我滚烫的胸膛，我们的心中也燃烧起战友亲如兄弟的真情烈火，这份温暖和情谊、这种精神和品格，或许当过兵的人都有着深切的体味。

在《一壶水》这首只有44行的短诗中，凌行正融写景、叙事和抒情于一体，同时在末段又充分发挥诗人的想象力，采用富有诗意的夸张手法描绘了革命军人的战斗豪情和不怕牺牲、敢于胜利的决心信心——“披风鼓起白帆/枪刺是不断的桅杆/手挽手，脚跟脚/这一队高原的航船/踏破了千里风暴……”是啊，原有的创伤/是我们鲜血凝成的结晶/这银光闪闪的纪念章上/镌刻着你两国儿子的形象……”这首诗后来收入由郭沫若题作序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志愿军诗一百首》中。

凌行正的这部《心中的歌》分“烽火硝烟中”“风雪高原上”“江河湖海间”三辑，共收入诗歌37首。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时间跨度很长，从1953年到2021年，接近70年之久。“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言：“这些小诗，是在戎马倥偬中有感而发，信笔写来，但确是我心中的歌……今天，在我垂暮之年，我把这些小诗集拢起来，只不过是给过去的战斗生活留下只字片语。有诗在，历史并不虚无。”

的确，凌行正的战争经历和军旅人生就是他诗歌创作的源泉，在心中汨汨流淌、叮咚作响，始终清晰地印证着他生命中热烈、勇敢、坚毅、乐观、奋斗的军人特质，确立了他在军旅生活和诗歌创作上的思想高度、战斗气质和家国情怀，既有真情与激情的汇聚碰撞，又把诗歌技巧、真情简化并融入其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之中。在凌行正的诗集世界里，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——无论战场、阵地、岗位如何转换，始终以生命做笔，饱蘸着忠诚和担当，倾情抒发战士永远忠于党的初心和使命，倾力书写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。

## 描绘风云激荡的岁月

■董亿勃

一个个灵动鲜活的形象。这些人物形象，有的聪颖活泼，有的勇敢宽厚，有的率真豁达，在作者的笔下都是善与美的化身。

孙犁的作品着重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成长和进步，尤其是善于描绘农村青年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转变。《麦收》里的妇女部长二梅，生产劳动样样精通，带领着全村的妇女挖沟破路、运送伤员，样样冲在第一线。她胆大心细，和周围的妇女们嬉笑怒骂打成一片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这样一个乐观开朗的女性也有悲惨的经历。二梅“打小死了娘，春天挑野菜，秋天拾庄稼，冬天割柴草。在野地里风吹着，雨打着长到了十五岁”。和千千万万个贫苦农民一样，她自卑、怯懦，“不敢从地主的大门前走过，害怕那些围困小姐们耻笑她的褴褛和寒酸”。后来二梅“到了正好的年纪遇到了八路军”，自此，她的生活便发生了变化，能够昂首阔步，抬头做人，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她的眼前铺

展开来。

《荷花淀》里的水生嫂在丈夫参军后放心不下自己的爱人，便决定和几个同村的妇女一起去队伍探望自己的丈夫，途中遭遇了日本鬼子的大船。惊恐之余，她们靠着娴熟的划船本领，像一条水中的梭鱼，把小船摇进了荷花淀里，帮助早就埋伏在这里的八路军战士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。茂密的荷叶就像一个壁垒，保护了她们免遭侵略者的戕害；同时它更是一个熔炉，她们在熔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。“我们没枪，有枪就不往荷花淀里跑，在大淀里就和鬼子干起来！”“打沉了，我也会凫水捞东西，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，再深点我也不怕！”水生嫂和同村的抗属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自己的决心，回去之后她们就成立了女子民兵队伍。在那年，她们学会了射击，知道了如何站岗放哨，当敌人来“围剿”时，她们已经能够熟练地配合子弟兵作战，穿梭在芦苇的海洋里。

## 作家与作品

土壤丰厚，方结硕果

从《朝鲜战争》开始，军旅作家王树增潜入历史的深处，在历史的真实中探究真实的历史，开始进行与真实最为亲近的对话。与其说《朝鲜战争》是王树增创作从虚构向非虚构的转折点，还不如说是他的创作理想得以实现的起点，并与随后的《1901年》《长征》和《抗日战争》一同成为纪实文学领域引人注目的历史题材作品。

阅读王树增的作品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他对历史的态度相当理性和严谨。在创作的准备阶段，他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，最大可能地进入历史现场，甄别事件和人物的真伪，淘洗因时光和记忆而漂于历史长河之上的浮尘，让真实的历史现于我们面前。他搜集散存于各处的历史文献，并深入地整理、分析。我们无法得知王树增是以何种方式发现许许多多不为人知、消失在众人视线中的书籍、信件、碑刻、作战图纸等种类繁多的历史细节信息，但我们可以感知到他的视野之广阔、触角之细微。他的作品中，总有相当多的资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，更是第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之中的。的确，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是他首次发现的，但我们相信，更多的则是他首度加以重视的，而这才是他真正的可贵之处。比如在《朝鲜战争》和

## 经典重读

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

自古以来，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时，总会有无数英雄儿女挺身而出。在抗战时期的冀中大地上，也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在白洋淀里来去如风，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，在万亩苇塘中书写了抗日救国的壮丽篇章，在与敌人的斗智斗勇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。

《白洋淀纪事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为著名作家孙犁所著的短篇小说集，收录了作者从1939年到195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和散文，讲述了白洋淀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斗智斗勇的故事。孙犁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根基，以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为基调，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，没有着力铺陈宏大的战争场面，而是从写人入手，塑造了

## 让书香伴随成长

■程应峰

是一面特别的镜子，经常照照，可以让人拥有平静美丽的心境。睡前读读书，是一天中最幸福时光，那种惬意和喜悦是由心而生的。读经典，读名著，读闲书，读杂志，甚至读词典，都能乐在其中。

如今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像影视剧中那样品着咖啡享受读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即使如此，生命中曾经拥有的那些书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装点你的思想和生活。

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读书便是一种生命的储备。出于对书的钟爱，阅读研究专家崔利斯说：“假如有可能，就用书来搭建房顶。”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假设，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如果能将书作为家居的重要组成，书籍、报纸、杂志随手可拿，能经常地、自然地进入阅读状态，人的日常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。

在温馨的家庭中，站在一排排藏书前，那是何等的心理满足！当一个人自灵魂的最深处出发，走进书香，随手翻阅不同的书籍时，能体味到的，一定是一份独特的、妙不可言的人生况味。

## 读书生活

阅读，照进心灵的阳光

一个人书读多了，气质与审美能力就会与众不同，这也是人们常说的：“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在阅读境界的定义上，古人也有过精辟论述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可见，真正的好书，可以融入血脉中的书，是足以改变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。

书籍，是全人类的营养品。读书能让人生充实，让生命变得充实而丰富。书读多了，视野也会随之开阔，思维也会随之灵动。生活被书香装点，人生就会变得有张力，有生机，有活力。坐在阳台或窗前，打开带着墨香的书卷，走进一个个美丽的故事，赏读人生百态，游历名山大川，静静品味作者的思维智慧，与古今中外各色人等交流思想，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！

读书可以让人进入一种境界，品尝一份幸福，它是心智的历练。书籍

长征 第5546期

视觉阅读·霞浦海滩

宁运河稿

迷彩书屋